國史考異

國史考異卷之二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訂

高皇帝中

一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虛

生者之位。六年九月。重建雞籠山功臣廟成。七年六月乙卯。命書功臣廟祔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製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府官祭之堂上。各衛指揮祭之兩廡。永爲定式。十七年。改作功臣廟。是廟也。重建于六年。改作于十七年。而位次悉以二一年爲定。無所損益。此可疑也。王氏二史攷云。國初之封六公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絀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據永樂初年見在

者而書之也。錢氏功臣廟考則謂二一年之勅云。塑死者之像。九年之諭云。報死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令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于死者耶。羅鶴記云。雞鳴山廟祀。定于洪武十一年。斯又與二一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于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爲證。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頴京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頴京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

臣廟。勑太嘗祀以太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于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　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夷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豈

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耶。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國以下十五

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又云以位次考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于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于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于俞虢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勳祔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緣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系按國

史書法錯綜不一。或先事以見意。或後事以綴詞。故追書二十一人于功臣廟成之下。與追書十二位于新太廟成之下。其例一也。然攷是年十月庚辰命圖徐達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籠山功臣廟。所謂論次諸臣之功者。豈卽以是為據耶。南京太常寺志載故功臣廟畫廊紀事。正室立牌。則中山等六王。左則馮國用等七人。右則胡大海等八人。與今位次適合。是其證也。志稱初建廟時。　高皇帝聖駕日臨。命工繢繪。以故廊壁堊緻。繪事精飭。百數十年如新。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烟閣二十四人。皆寓褒揚于

位貌。 聖祖斯舉亦其遺意而國史因之附會牽合又恐人以生死不同爲疑故有塑像虛位之說錢氏旣力駁之謂論次之定當在胡藍二黨底定之後然不能決于何年也攷實錄祔祭文武諸臣亦有正祀附祀之辨二年十二月指揮于光被害後命配享功臣廟六年六月祔祭新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增祀故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正月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是年又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二年七月以海國公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十三年正月以濟寧侯

顧時以下二百八十人祔祭如華雲龍吳禎皆與于正祀者也雲龍時則先祔而後黜惟禎以功大罪隱故不黜其他于光之徒不過侑享其中書名于籍遇祭則製神主與塑像者不同嗣後設廟廡二扁類祀都督以下則概舉之矣洪武圖志所稱元勳者似指殿中正位諸臣而言未可以爲汰除祔祭之據也然考湯和神道碑云二十八年十一月詔肖像于功臣祠配饗于太廟實錄本傳亦同則知功臣廟位次與太廟配享皆定于二十八年圖志之成正值其時蓋至是六王畢二甯熄諸公侯先後坐法者既不得祀而長與武定二侯又

以生不獲與故止于二十一人也然太廟止絀鄖國而此則幷絀永義按逆臣錄諸將擬先伯曾預藍玉之謀永義之不終祀殆以擬先爲之累乎乃太廟之祀又何以不絀是終未有定論也非特此也死事諸臣自梁國五公而外又有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初封二十八侯僅祀其五繼封十二侯僅祀其一以褒節義則可矣以旌功伐則未也意 聖祖末年倦勤大禮大政悉令 皇太孫參決繼遭革除之事必有缺不及補訛不及訂者而國史會典承襲疑舛無所釐正此豈獨有司之責乎

二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幃六間于太廟庭中內設配享功臣位三年三月壬辰太廟陪享增甞遇春一位八月定功臣配享儀甞遇春以下凡八位于廟西廡各設牌位東向九年十月己未新太廟成以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侑于西廡按三年配享惟開平王與廖永安等七人共八位而此增爲十二不著爵氏其間增損之詳漫無可稽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功臣配享十二壇中山王開

平王岐陽王寧河王東甌王黔寧王虢國公蔡國公越國公梁國公泗國公永義侯意實錄所紀一十二位即此然九年中山等五王尚存而黔寧之封侯東甌之進公皆在十年何以逆知其當爲元功而虛位以待也若云五王之外別有侑食者而後或中華則吾未聞九年以前功臣有能繼開平而祭于大烝者也至廖永安等七人二年同命配享六年同賜謚號不知何時次而爲六也卽實錄所列二年配享者七人永安居首而下復云設青布幃六間問其人則七問其位則六此非記事者之自相背戾耶鄭氏今言謂九年罷永安祀亦誤蓋

是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鄖國。△聖祖之追念永安未嘗少替也。錢氏謂太廟之黜鄖國。未必出　聖祖意。如以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郢國獨無宋國為之弟而號國獨無南安為之弟乎。斯言近之。然而十二位次當定于何時。按諸司職掌。侑于二十六年三月。會典所書配位。本其舊文。則為二十六年以後次第論定必矣。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于本廟祭之。　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可見太廟配享。為　太祖所親定也。而實錄追書于新太廟成之下。又不著其人。將令後之學者習其

讀而問其傳耳。今言又云。侑廟功臣位次。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靖難功臣各自爲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六王之下。羣公之上。以爲不倫。及營國公郭英進祀。幷兩朝功臣序爵。于是營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列寧國公之下矣。今會典位次。與此不符。俟詳考。

三

實錄洪武二年二月巳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貢象方物。辛未。遣吳用等賜占城國王書。亦云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而九月丙午占城國王復遣其臣蒲旦麻都等貢方物。是一年再貢。他若安

南以六月高麗以八月入貢皆在占城之後而十二月朔賜安南詔言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御祭安南國王文亦曰諸邦未至惟爾先庭然則占城二月之貢非耶考是年正月乙卯始以即位詔日本占城西洋瓜哇諸國距二月己巳不過旬日間耳虎都蠻之來度詔使尚未渡海夫安知中國有聖人繼天立極而遂稽首歸命乎且安南貢在六月即封陳日煃爲安南王高麗貢在八月即封王顓爲高麗王而阿答阿者猶以十二月封占城王則其奉表稱臣斷在九月明甚然而二月之貢

何爲者曰此必尚循故事通貢于元非爲我來也請以
何眞之事明之何眞爲元右丞遣使繇海道奉表于元
遇湯和兵遂改其表請降而朝廷未嘗逆其詐因而許
之何則招攜懷遠之道當如是也占城僻處海嶠未知
正朔故假道既越通貢于元其事正與眞同而　太祖
方弘撫納因賜以書嘉其誠意誘接不疑及其貢使復
奉表而來然後錫之册命俾世守外藩即此可以識與
王駕馭之微權矣觀册占城王璽書有云朕今混一四
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徃報而爾能畏
天命尊中國即遣使臣來貢方物則實錄書法贊互不

辨自明今本紀止書九月占城來貢而不及二月恐以此

四

廣東行中書省實錄不載初置考張以寧文集有送廣東叅政周禎序云二年三月肇建山西陜西福建廣東西中書行省五而實錄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在三月癸丑陜西山西二行省在四月戊辰福建行省在五月癸丑不皆在三月也惟廣東行省史失其文而四月戊辰之下云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叅政禎卽以寧作序送之者與陜西叅政汪廣洋山西叅政楊憲同日拜命則廣東之置亦當與陜西山西同日無疑然以

寧言肇建行省五併廣東言之而實錄則闕廣東增北平蓋北平之眞定諸府向割隸山東河南者至是始復其舊故以寧略而不舉耳紀職方者其日月先後仍以實錄爲定而廣東行省則據張序補入可也又考國初州郡併析不嘗如實錄所書洪武初直隸十七府合嘉興湖州與廣興三府計之耳後四年降廣興與府爲廣德州十四年十一月復以直隸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貫暐蓮軒類記亦云國初浙江布政司領府九洪武十五年割直隸嘉興湖州二府益之而一統志諸書皆不之及則版籍漫漶沿革之不可考者多矣爲之三歎

五

實錄洪武二年九月名山西叅政楊憲爲中書省右丞三年七月以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庚午詔書則云洪武四年李善長去相位而居公位命楊憲居中書以代之不踰年而威福並作心謀不軌廖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吳氏炎以爲四年正月李善長致仕汪廣洋始爲右丞相則代李者汪也而詔書以爲楊憲代之且憲誅在三年而詔書則在四年且踰年以後也豈所謂尋伏誅者亦疑詞耶余考汪廣洋本傳三年丞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名廣洋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叅

政先被名入爲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嘗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爲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爲不孝 上初未之知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 上覺憲姦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當是時李善長徒擁虛號老病不事事中書之權盡歸次相憲久在左右怙寵用事卽如三年六月書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夫獻俘重事也實錄首舉憲而不及善長則善長之杜門委政久矣廣洋自陝

西叅政再入中書實錄不載而二年十一月庚申書楊思義爲陜西叅政廣洋必以此時被代而還實錄本傳第云三年召爲左丞而六月庚辰書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誤也然廣洋旋于十一月封忠勤伯則憲之坐誅當在其前而詔書列之四年以後此因聖製一時記憶失真故耳其言憲居中書以代善長盡代其行事非代其位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考楊憲本傳憲嫉劉炳劾奏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上下炳于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姦狀及諸陰事令羣臣按問伏誅是劾奏憲者基也而開國功臣錄

則以爲李善長國初事蹟云楊憲爲御史中丞按憲本傳自參政中書省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下言曾爲中丞而實錄元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二年四月爲山西參政與事蹟合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姦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與功臣錄合錢氏辨證云國初。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才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陷廣洋激　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

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淩說之彈善長為善長解于 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欲發憲姦狀之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姦狀及諸陰事者善長也非誠意也余觀實錄永樂九年十二月 上諭御史王會等曰洪武初懿文太子名中書左丞楊憲不即至 皇考聞之震怒未幾竟坐極刑則憲之姦狀實自東宮發之無論誠意彌時無舉劾之權彼善長老而避事亦惡敢剪憲以援廣洋哉憲誅之後乃拜廣洋右丞相而胡惟庸以叅政進左丞于是陰執國命漸起邪謀

史稱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之政、御製逆臣錄序亦云楊憲首作威福、胡陳繼踵陰謀、當時次相之有權如此、

六

實錄洪武三年十一月、封鄭遇春爲滎陽侯、六年三月命滎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十年五月番酋也速脫火赤等寇凉州、指揮鄭遇春擊却之、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論降之故則闕不書、錢氏辨證以爲遇春與陸仲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指揮發山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九年間事、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責降、尤

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而遇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畧而書于十年十三年者爲贅誤耶余按遇春與仲亨等同坐事貶于八年自不待言但取回復爵各有先後庚午詔書云勝宗仲亨二人降發代縣捕寇期年不獲責禁久之復爵而不及遇春蓋三人同發山西九年復二人爵而遇春僅得回京復移守凉州俟其剿艾日久且有却虜之功然後復封耳未可以實錄不書謫降而遂疑十年十三年之文

盡爲贅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坐累奪爵。踰年復侯亦臆度之說。不足盡信。又實錄。九年十二月甲戌命復延安侯吉安侯所食公田歲祿。初勝宗仲亨嘗有過。上命停其田祿。至是復給焉。國初凡列侯奪爵者必收其公田。二人之給田祿則復爵以後事也。史臣不暇究責降始末。但見其同時復祿。以爲嘗有過停祿云爾。然二人復給而過春不與。亦可爲不同復爵之一證。

七

實錄。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本傳亦同。開國功臣錄云。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上弗與誥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鄭氏異姓諸侯傳則云四年封東勝侯。餘同功臣錄。錢氏辨證以爲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係出于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也。攷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衆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係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況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張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

厮殺，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却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名還，令從征自效也，顯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名還，則興祖之名還，又先于顯也，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誥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然則以鐵券數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併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

以十二月與永城竝封而同貶不當倂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誥書券文可以攷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可以證實錄之闕余按興祖本傳叙其歷官甚略自爲都督同知從平中原留守大同僅兼晉王武傅又不支祿當時同列繼踵封拜而興祖獨守舊官歷年不遷聖明在上有此論功之法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云三年冬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

侯一人。令以其時考之。四年正月出師伐蜀。與祖之封侯與宥罪從征。不在三年之十二月。則必在其年之正月。海南之謫。蓋未至而名還。令征蜀圖實封。錄其前功。而責其後效。此 聖王使過之微權也。本傳云。人有告其罪者。上宥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則殺降之罪。固曲貸之矣。視薛顯之例。蓋少異云。

八

實錄。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黜靖海侯吳禎為定遼衛指揮使。七年正月。詔以靖海侯吳禎為總兵官。率舟師出捕海寇。既不著被黜之事。又不言得復之繇。然七年

正月既以侯爲總兵則其復爵當在六年而惜乎其無徵也劉嵩撰神道碑云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遼命公總舟師數萬餘登州轉運以餉之調度有方兵食克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兵出捕初不及定遼之黜豈有所隱耶按禎以五年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及還賞格不行而反有指揮之降豈因是冬納哈出寇遼焚倉糧十萬餘石沒軍士五千而追論與事者之失耶又按江陰侯神道碑云公弟禎亦以勲封靖海侯追封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實錄因之附書江陰之後而不

爲立傳。攷庚午詔書、禎亦名列胡黨。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者。則禎之闕傳。國史之義例也。然詔書列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其子皆不得嗣。而禎之子忠則襲封如故。卽功臣廟東序之祀。至于今不廢。非以其兄弟功大。罪狀未彰。且連姻湘邸。故終始保全耶。史言六安永城南安三侯。皆嘗附胡陳事。發爲有司所論。以死不之究。則靖海之事可知。嗚呼。孰謂 聖祖待功臣少恩哉。

九

實錄、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 皇第三孫允炆生。 皇

太子次子也。十一年十一月戊寅。皇第五孫允熥生。皇太子第三子也。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按史不言惠宗所自出。而諸書皆以爲呂太后子。是時常妃猶存。則呂氏不過嬪御之流耳。宋國禎史概云。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宮人呂氏生子未名。常妃薨。呂得爲次妃。雄英又薨。子爲次嫡。賜名允炆。生已六年矣。呂氏以宮人爲次妃。他無可考。考太常司卿呂本小傳云。本無子。其女皇太子妃。使呂氏名位素微。作史者何敢儼然以皇太子妃稱之耶。革朝志云。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爲懿敬皇太子

妃繼選呂氏冊爲　皇太子妃是生　帝　帝之生在
懿敬未薨前一年而謂繼選呂氏所生亦誤也且　太
祖終身不立繼后而　孝康安得遽冊繼妃吾知其必
不然矣又永樂實錄爲吳王允熥立傳云母妃常氏開
平忠武王女是允熥雖幼乃次嫡也何以不得繼雄英
而立而大統獨歸于呂氏之子豈　聖祖立長之意顧
重于立嫡乎然靖難師起卒不聞一言指摘則　惠宗
之于倫序固無可議也嘗考　太祖旣冊王保保妹爲
秦王妃矣復冊寧河王鄧愈女爲次妃初無竝立之嫌
蓋本支未廣急爲嗣續計耳況儲副之重寧拘嘗制乎

故知呂氏之册爲次妃蓋如鄧氏之例而史諱其文耳然寧河以元勳呂本以舊恩其女得敵體冢嫡皆非過也史概不解次妃之義妄謂　惠宗賜名在六年後與實錄異不可不辯

十

實錄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等往臨淸練兵錢氏辨證曰彬不知其所終攷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攷庚午詔書及姦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淸名還後數年卒鄭曉異姓諸

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傳會以爲　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于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于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于郢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于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謬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余按

高皇帝御製集載諭信國公勑云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

安春侯黃彬。其有管領馬匹軍士。均調與南安鞏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實錄亦載此勅。但改提還爲名還。則失實矣。庚午詔書。于彬及河南侯陸聚。皆云爲胡陳所誘。朝廷于禮無欠。而實錄不載二人所終。鄭氏既誤解下句。以爲宥彬之詞矣。復妄引上句于陸聚傳云坐胡黨。上念其爲姦臣所誘。宥之。尋卒。然則彼二十二人者。孰非爲姦臣所誘者哉。割裂文義。穿鑿事情。亦幾于不知而作者矣。

十一

實錄。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

死于道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敕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按廢丞相汪廣洋勑見 高皇帝御製集實錄本傳亦載之但稍文其辭耳勑云差人追斬其首特賜勑以刑之而實錄云死于道又云慙懼自縊則知凡實錄所書自縊賜死皆史臣粉飾之語非其實也錢氏辨證以爲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據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

爲逆而　上但以坐視廢與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爲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余攷正月癸卯詔云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構羣小貿緣爲姦因是發露人各伏誅以廣洋與陳寧並稱則　太祖之罪狀廣洋者至嚴切矣而手勅但摘其佐朱文正楊憲已往之過絕不及惟庸事豈獄詞未具不欲訟言耶國初事蹟云汪廣洋罷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　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　太祖曰凡沒官婦人

女子止配功臣爲奴不曾與文官因勘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是惟庸等專擅之罪又因廣洋既死而發露無遺也然　上既誅廣洋而隱其事及庚午詔書所條列前後坐胡黨者又不及焉則其情罪亦有殊科者哉

十二

實錄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餘日又令存義以

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繇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向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錢氏辨證云實錄所載與 上手詔及善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嘿然而不荅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既此所以

肆謀姦宄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荅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欲善長爲已用。兄弟子姪賓客朋舊下及僮僕厮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婚姻茲重。家門慮淺。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釀身後之禍、而況可責之于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爲不幸哉。

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所據者善長與存義伸仁四

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詞。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　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爲允也。按昭示姦黨錄善長諸招。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即國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嘆息而起。遂自往而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

豈可以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據善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據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卽去正　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遙見頷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于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間也余按昭示姦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乃二十三年命刑部播告天下者而實錄不載所述善長往來情詞約略諸招不免脫誤卽解學士訟冤疏草亦似未究爰書者非錢氏鈎考而參訂之千載而下有不以善長之死爲疑獄者哉

十三

實錄胡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爲外應按林賢招倭此惟庸逆謀之大者而史不詳其始末皇明祖訓云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天語三編云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出海防倭接至日本使者歸廷用（實錄作圭庭用九年三月來貢馬及方物）入貢方物林賢移文赴都府都府轉奏朕命以禮送至京廷用王事既畢朕厚賞令歸仍命林賢送出東海歸本國不期林賢當在京隨駕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及歸廷用歸惟庸

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林指揮將廷用進貢船隻假作倭寇船隻。失錯打了。分用朝廷賞賜。却乃移文中書申稟。惟庸佯奏林指揮過。朕責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廬州人克中書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僇。其日本精兵。就發雲南守禦。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繇。族誅了當。嗚呼。人臣不忠者如此。林賢年將六旬。輒人爲亂。致黔黎之不寧。豈不得罪

于天人者乎遂于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于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是林賢之獄成于十九年距歸庭用之貢已十年距胡惟庸之死亦六年矣大明會典載日本國頻年爲寇令中書省移文詰責自後屢却其貢并安置所遣僧于川陝番寺十四年從其請遣還放之實錄洪武十三年五月日本遣其臣慶有僧等來貢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 上以其不誠却之八月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東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 上命却其貢尋遣使詔諭十四年六月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

馬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及征夷將軍二書見高皇帝御製集題曰設禮部此本因王及將軍令直以爲禮部牒告之文[illegible]誤十九年十一月日本遣僧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却之鄭氏四夷考則云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于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拾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名至京宴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鄭氏所紀歲月多有參差其云十四年遣僧入貢即如瑤也

實錄無遣還僧使之說然以會典覈之則亦有不誣者其他實錄所書却貢蓋皆安置川陝與守禦雲南耳未嘗令還也觀　高帝設禮部問征夷將軍書有云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當作十三年）今年秋僧如瑤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我至尊弗允則如瑤之來惟庸交通之跡尚未著明故從其請遣還安置諸使迨十五年歸廷用再至而本謀始露又二年如瑤復至而左證益明所以林賢之獄遲久而後決也觀大誥之條列祖訓之昭垂不啻嚴于鈇鉞嗣後閉關絕使築城置戍所以坊之者甚周而實錄略引其端未

竟其事若欲爲國體諱者然非 聖祖意也

十四

通紀云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尚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裹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墓碑云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

王

氏舊丞相府志云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又以府第醴泉溢爲里第石筍發井湧起數尺何牴牾若此第　上既登城樓覘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于涂節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于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爲層者三又軒敞無可藏蔽凡皇城直微者一覽而盡悉之亦不待雲奇之告　上之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猶在故西華門外後拓西華而廣之併其第錄故耶錢氏辨證云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嚮其高與

諸宮殿等後堂甍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謂醴泉出邀　上臨幸者也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據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有以覈其實也攷姦黨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

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攷街市圖廣藝街在
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
也。世貞云。 高皇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爲中書省。
後爲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七月。
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
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
建康舊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 上乃命劉基卜
地。定新宮于鍾山之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
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元爲南臺地。本朝既取建康。首
宮于此。此 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

卽元御史臺也世貞謂　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郞當各有臺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　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于宮之兩傍夫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旣卽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

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
詔禮曹繪圖鋟梓，以令之五部五府推之，則昔之省府
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卽此地否耶。奈拨丞
相府，卽中書省。後爲三公府。今西華門內門北嚮而堂
南嚮者是巳。左右丞相丞參政以下公署皆在焉。特稱
丞相者，統于所尊也。非以胡惟庸故名也。王氏既疑惟
庸私第不在禁中，而又謂非中書省，何耶。初太祖爲
中書平章，卽元南臺地開行省。後封吳公，進位吳王，皆
居之。既爲吳王，別立中書省。今其地不可考。要之在舊
內之傍者近是。丙午丁未，兩築新宮，則中書省自在大

內之左。非五部地也。誠知丞相府之爲中書省。而督井醴泉之妄。不攻自破矣。雲奇事。起于中官高隆等。相傳爲藍玉時事。而何孟春從而附和之。以爲玉未嘗爲丞相。故又移之胡惟庸。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然攷之史。惟平章邵榮。嘗伏兵三山門內。欲爲變。 上從他道還。不得發。與墓碑所稱相類。三山門在都城西南。與舊內相近。 上登城眺察。固不難悉睹也。豈雲奇本守三山門。訛而爲西華耶。或雲奇以衝蹕死。而宋國興之告變。蹕至耶。事有無不可知。史之闕文。其謂是歟。

實錄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羣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通紀諸書並同庚午詔書則云嗚呼善長當羣雄鼎沸之時挈家草莽奔走顧命之不暇雖欲往而無方及朕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俯伏于前其詞曰有

天有日矣朕與詔見其聰敏時善長年四十朕年二十七語言相契朕復慮其及與之誓詞本人能謹固自守相從至于成帝業吉安侯自十七歲被亂兵所掠衣食不給潛於草莽父母兄弟俱無手持帕一幅裹窖藏臭麥僅一升朕曰來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及巳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略無所知盡以罪狀二人明其負恩忘舊而實錄及諸書謬以爲 上對羣臣曲赦之詞且追書于十三年正月何也〔錢氏辨證〕云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于死業已要訊得實羣臣劾奏

請誅其義甚正而　上以勲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衰有是理乎縱　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于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凉皆驍勇武夫置之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　上獨無纖芥之嫌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節等之上變已經要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前之要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刼奏者攘臂于先而舉首者接踵于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于斯

獄也可知也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考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詞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于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逆發于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失實于是乎不可掩矣 上手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云十三年姦黨事發僥倖不曾發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驤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不曾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三年以前未曾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

而遽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
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于紀載若此竊
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勲舊揄颺 高皇帝之深仁厚
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
豈不繆哉余惟胡黨之獄成于十年之後蔓引既衆羅
織更密史臣不能不慮後人之指摘也故畧舉善長及
仲亨等罪狀繫于惟庸謀反之下以爲異日事敗張本
而又設爲優容不問之說以甚諸臣之罪然豈 聖祖
意哉十八年李四安置崇明事實錄不載庚午手詔云
胡陳敗後一向無知小吏之心先因其弟通胡謀逆罪

當族誅。善長亦當淩遲。朕於當時念其相從之久。不忍合族之誅。亦不忍辱其身。本人畧不以爲重罪。率眷屬待罪以謝。朕亦不治之以法。洪武二十三年。善長于京民合遷之內。言辭欵軟。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謂曰。前日兄弟姊壻皆同謀反。朕宥爾置之不問。爾亦不謝。今旣姦淫。理提伊親弟姪。審問爾之胸懷。曾無知謀逆否。蓋善長之禍萌于十八年。其弟事覺當族。上不忍誅。而善長不闔門待罪。何以釋明主之猜乎。一旦發怒于丁斌之請。衆口一辭。指爲戎首。死已晚矣。錢氏謂二十三年以前未曾發

覺似亦少覈

十六

實錄洪武十三年九月庚寅永嘉侯朱亮祖卒亮祖鎮廣東所爲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數十事皆實 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御製壙誌仍以侯禮賜葬于所居之鄉其子暹任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 功臣錄諸書並同及致御製壙志則云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爲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巳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巳責之地侯禮葬焉則亮祖之死

于杖下明矣錢氏辨證云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壙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歟亮祖在鎮不法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附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概從諱詞何哉按亮

祖罷職在胡惟庸伏誅之後。此時黨論尚寬。故雖身死鞭撻。而哀恤之典不廢焉。庚午詔書云。亮祖本粗鹵之徒。爲胡所惑。令與之反耳。其繇不知。則亮祖生前逆謀未曾發覺之明證也。亮祖有二子。次子昱以二十三年提問。則所謂父子俱亡者。非暹而誰。實錄謂暹先亮祖卒。要亦非考終也。

十七

實錄洪武十四年八月癸丑朔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詔諭。輙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十五年。詔諭

烏撒等處曰、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援我疆場、二月。詔雲南諸夷曰、惟爾西南諸夷、竊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肆侮中華、（機務抄黃載此詔有坐受四川之任一語）是以特興問罪之師、繇前之諭觀之、則重在害詔使、繇後二詔觀之、則重在誘逋逃、厥罪惟均、而其執言則異也、夫王禕吳雲之死、事在數年之前、聖度無所不容、而一旦赫然震怒、風馳電掃、此必非追旣往之咎、與無名之師者矣、攷張紞雲南機務抄黃載十五年二月詔書有云、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爲隱藏向倉官、龍小厮、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則雲南用兵、實因煽誘吏卒

而起不獨以其賊殺詔使也又載是年十一月聖旨云當初我這裏用兵可為普定安贊拾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拏安贊安贊已拏了取雲南的緣故為雲南梁王使人來俺跟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兵不曉事叛甚麼二十一年四月聖旨又云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為不道容納逋逃數為邊寇虐害生民原　聖祖所以再三宣諭者蓋以雲南普定諸夷雖連兵拒命而苟不納逋逃為邊患則猶可緩旦夕之誅耳而國史概削其事使廟謨不傳余甚病焉或曰禄雲之

死當滇南初附時中朝知而未審故詔書不及云

十八

實錄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不載敬所終錢氏辨證云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常到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　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覺除時沒時黨事未發故身得消謚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

妄矣然庚午詔書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眞不減于春秋矣謹按　太祖祭顧時文有朝野無議之褒則黨事未發可知庚午詔書亦云顧時已死不知其反之緜錢說是也逆臣錄載普定侯陳桓招具言胡丞相李太師懷遠會寧安慶濟寧雄武江夏滎陽宣寧八侯來

家謀逆事。則老濟寧侯之通胡甚明。故詔書條列謀逆不臣。先發露者濟寧侯顧時等十五人。名在延安吉安之前。嵗不幸不能自拔。又妄欲奏免所親。其事在十九年。而發于二十三年。畧與李韓國同。嗚呼。亦可哀已。

十九

實錄洪武十七年三月。曹國公李文忠薨。十六年十二月。文忠有疾。是年春。疾轉亟。詔 皇太子臨視。 上復親幸其第。撫慰良久。至是薨。董倫撰神道碑云 上撫悼良久翼日而薨

王氏二史攷曰。偶見一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一日勸 上。內臣太多。宜裁省。 上大

怒謂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暴卒　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余以為不根之論及攷嗣公景隆誥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羣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衆社稷身不死而自終又云爾其戒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泚言毋徇勢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誥絕異然此誥在十九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之誥又云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于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矣豈以親故有所諱耶抑既封之後始有所聞耶切責及殺門客疑有之史蓋曲為諱也（錢氏辨證引）（俞本記事

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 上疑其有毒致斃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畧同胡惟庸之毒劉誠意也奉 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藥豈亦傳 上命耶權庸之于誠意淮安之于曹國與夫德慶之于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余按草木子餘錄云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非汝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

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人又并殺後宮妃嬪近千人（保保文忠小字）此與王氏所見野史頗相類然攷　太祖時無征高麗事宦官卽稍任用亦何至太盛如文忠所諫且因其卒而戮內監并殺後宮妃嬪又何爲者其說謬悠難信但謂族誅侍醫則諸書不謀同辭淮安之貶　上蓋懲劉誠意事也庚午詔書云華中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豈華中竟以此死于貶所耶景隆語有智非智機非機謙非泛愛數者俱無爲人所窺之語蓋中之

進藥必有主使者而非上意也又致國史文忠守嚴州郎中楊憲言其不法上名文忠至移守揚州　高皇后諫　上悟仍令守嚴州卒成克杭之功劉辰國初事蹟則云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爵宿　太祖怒而誅之名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解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章說文忠密通使于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椽史聞遵道謀約降會　上以手札名之文忠猝至京　上大喜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等曰我幾負　主上卽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汝章于大浪灘使溺舍醉而縛投于水劉辰

嘗受文忠之辟，掌簿書，則通使杭州事，乃其所目擊。安得盡誣。然　上既用中宮言，令文忠回鎮矣，亦復何所疑懼而有貳心。脫有之，平吳之後，踪跡寧不宣泄耶，豈文忠之始終信任，特以　高后調護之力。　高后既喪，婦寺輩不悅文忠者，因其招納士人，遂乘間媒孽之耳。然文忠卒而嗣封不替，則其得罪，必非以嚴州之事，明矣。

二十

實錄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論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

等。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各賜鐵券。錢氏辨證云。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勲。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實錄但擧永昌安慶定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侯之子傑。宣德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實錄記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自當與十二侯並論。攷藥封底簿自明。余按十二年冬。封十二侯。自永昌等

三侯而外則永平鳳翔安陸宣德懷遠靖寧景川會寧雄武也錢氏謂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是以十二侯皆從征雲南有功也綜其實乃有不盡然者攷之史十四年十二月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十五年六月遣使諭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十六年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人此則景川宣德安陸鳳翔四侯皆功著南征爵及子孫無可疑者其他若懷遠侯曹興往山西理軍務在十五年

十二月。永平侯謝成發粟賑蔚朔二州饑民在十六年三月。而雄武侯周武與永平侯從大將軍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亦在十六年十月。雲南班師之前是三侯者皆宣力北方。與征南之功邈不相及。又何從得邀延世之賞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于王弼金朝興仇成皆云以雲南功與世券加祿五百石。而張龍則云十二年封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攷十二年封典皆食祿二千石世襲指揮使龍安得獨異哉。通紀載十七年春仇成張龍王弼世襲加祿。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鐵券加祿。以諸書覈之。則十七年進流爲世者。自實

錄所紀三侯而外惟景川宣德安陸鳳翔灼然可據餘無攷者闕之可也

二十一

實錄洪武十八年五月冊前軍都督府僉事於顯女爲潭王梓妃二十三年四月潭王妃於氏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名之王不喻旨即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王氏二史攷云近峰聞略引王文恪公言 高帝克陳友諒納其妻闍氏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闍氏語之曰他日當爲父復此讎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

以禮自簡歸國發兵反　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舉火闔宮盡焚攜其子投塹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爲辭盡戮宮人　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按潭王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胞非闍氏也王生于洪武二年距陳友諒之亡將十載而云遺腹　孝慈之崩在十五年距潭王自焚且七載而云后脫簪珥待罪僅免王之焚以妃家坐罪不自安遣使名入朝疑懼與妃自焚而云發兵反王文恪久典國史而孟浪乃爾又何怪于皇甫陳氏之傳訛也奈攷俞本記事錄亦有納友諒次姬爲妃之說而無闍氏

生子事。王氏駁之甚正。然猶未悉妃家坐事之實也。今
讀庚午詔書乃知潭王之死。亦爲胡黨所累耳。詔書所
列都督五人。毛驤於顯陳方亮耿忠於琥琥顯男。先在
寧夏任指揮時。聽胡陳分付。將因軍封績遞送出京往
草地裏通知消息。後大軍克破胡營。獲績究問二人反
情。繇是發覺。於顯卽王妃之父。於琥卽王妃兄弟也。姦
黨錄載封績招云。績係甞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童。大
軍破甞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厮。拾柴使喚。及長有千戶
見績聰明。招爲女壻。後與妻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
住坐。因見胡陳擅權。實封言其非爲。將中書省凡有實

封到京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即匿不發仍誣罪其人胡丞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已匿不以聞詐傳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鞫問坐死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番死若去北邊走一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夏耿指揮居指揮於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揮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馬騎引至火林見唐兀不花丞相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剌章蠻子處將胡丞相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實錄則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

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于邊。故惟庸等遺書遺之所紀爵里與拾辭無一合者。又不明言於妃家坐事之狀可謂疎謬之極矣。嗚呼呂產厲女竟殺共王韋堅絕昏。幸全太子。從古已然。當時大獄初起。人情危懼於氏父子。皆身爲戎首。王年少。倉卒自殺。用婦人忘宗廟無足道者。然而黨禍之憯。中于骨肉之間。致貽千古不決之疑。不亦悲夫。

越州朱士稚　祁理孫　祁班孫

毘陵薛寀　錢肅潤審定

國史考異卷之二終